

先锋艺术家张大力的 底层人文

文/梁媛

张大力堪称是中国第一位“涂鸦”艺术家，一位全情关注中国现实社会的艺术家。他还是唯一一位同基思·哈林和杰克逊·波洛克一起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艺术家。此次他来到重庆坦克库艺术区，展示了他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为重庆市民带来了迄今为止最震撼最精彩的装置艺术展览，今天我们来看看先锋艺术家张大力不寻常的艺术之路。

去。”张大力回忆说,“我就是想做艺术家。”

流浪是一种精神史

他开始了在北京的流浪生活。没有工作,没有户口,靠朋友的关系,才在距离北大不远的城乡结合部,用每月20元的价格租下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平房。每天的生活基本上到北大食堂,花一角钱吃一顿饭,然后去听讲座,剩余时间用来画画。如今回忆起来,张大力认为那是“一种精神史”。在应付生活之外,他还经常到北大听演讲,给朋友的诗集做封面装帧,做舞台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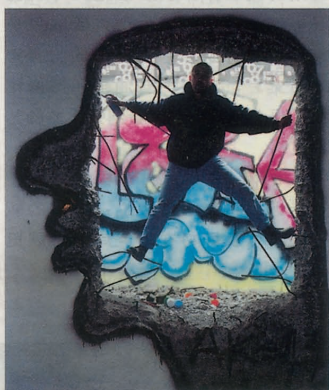
展览现场播放着吴文光的纪录片《流浪北京》,其中有20年前长发披肩的张大力,胡子拉碴,蜗居在租来的凌乱小屋里谈论艺术和生活,如果关掉声音,你会认为这只是一个“棒棒”在说话。20年过去了,如今从外表上看,张大力干净得体,儒雅柔和,以前的“艺术家长发”变成了“艺术家光头”,俨然一个成熟艺术家的形象,或者一部真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昨天与今天”的进步史。

张大力说,“20年来,人的生活轨迹变化非常大。现实会改变你,慢慢地,你可能背叛年轻时候的理想。”但否定自己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生命短暂,可能真正的工作时间就30年。到了40多岁的时候,你说过去做的事情很幼稚,那你肯定没什么成就。”这也是他现在还坚持艺术创作的一个原因。

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意义重大的美术运动及大展——“八五新潮”、“八九现代艺术大展”,作为艺术家的张大力没有更多地参与进去,这与张大力一直非主流的想法有关,“那会儿我觉得他们都是胡闹”。张大力说。不过1989年的夏天,张大力收获了爱情,一个意大利姑娘走进他的生活,在7月的最后一天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飞往他从未想过去去的意大利,并且一去就是7年。

从未离开过底层的创作

意大利街头的涂鸦启发了张大力,他开始用喷漆在街头一笔画下人脸的轮廓,“那个人头像是我自己的头像轮廓,我想把我自己画在这个城市里,让人知道。”由此产生了《对话与拆》这一系列作品,张大力用抽象的符号与残垣断壁短兵相接,表达着艺术家关于城市环境的观察,其中,人们在时代变化过程中逐渐被挤压的无奈让张大力将视线向人本身转移。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今,张大



力一直将视角保持在对于环境暴力与底层人物的关系上。

2000年起,张大力开始关注农民工这个群体。“我去市场转的时候,发现很多农民工去抢购肉皮冻,肉皮冻有肉味,但是比肉便宜。”于是他直接用肉皮冻作为媒介,找来真正的农民工,用石膏为其头部翻模,再用融化的肉皮冻灌注,最后形成肉皮冻制成的人头形状,并把它直接搬进美术馆。

随后,他进一步将农民工全身倒模,然后将雕塑倒挂在展览场地,创作了《种族》系列作品,以表达“底层生命的无法自知,和被生活推拉翻转的现实”。

2008年8月份,张大力完成了新作《风马旗》,真马标本,骑在马上的是农民工蜡像手中擎着红旗,周围是探照灯和鼓风机,光亮的人像和飘扬的红旗,一派奋勇前进的姿态——只不过全是假象。他描述这个作品是“看起来是向前的奔跑,但人们的精神仍然停留原地。”

此时的张大力已经渐渐脱离了底层生活。意大利国籍,职业艺术家,作品也与有名的美术馆和画廊发生关系,物质生活正在改善。“但是因为我的经历,我无论怎么改变,精神上还是有底层的记忆。”张大力说。张大力现在与太太和小女儿生活在北京,大女儿已经回到意大利读书。他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作品被萨奇画廊等顶级艺术机构收藏,拍卖也屡有斩获。但物质生活的改变并没有更新他的神经系统。

张大力:重庆人很仗义 在这里蛮舒适
上周刊:我们知道你有一幅作品是以迪奥的创意总监约翰·加里奥罗为背景创作的《AK47》,这与你以往关注的点有很大的不同,底层到上流社会,这个跨越不是太大?

张大力:我对时尚圈一点都不关注,那幅作品是迪奥举办“迪奥与中国艺术家”这么一个活动邀请我参加的。当时加里奥罗提出这个建议后,我还不是很愿意合作,我告诉他,我是画民工的,但他很有意思,他说他就是民工,为别人苦苦打工的民工,也是受剥削的,我觉得他这样说很有趣也很有诚意就答应了下来。

上周刊:这次展览的名称叫做“极端现实”,你认为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极端的吗?

张大力:恰恰相反我认为一点都不极端,是最本质的东西。与其说是极端,不如说是一目了然,我个人认为好的艺术就是大家一看就明白的,艺术本来就是贴近生活的,为什么非要弄得大家都搞不懂才叫艺术呢,太概念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

上周刊:《第二历史》太有意思了,它的形式像档案,但它的直白和立意则很玄妙。你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样一系列作品的?

张大力:我想表达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什么精神控制了我们的思考,你是怎么思考的,你是被什么控制的。这很抽象,不能做雕塑。我想了很久,就想到这个方法——把原版的图片和经过修整的图片做对比,包括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图片。这些东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史。通过这个方法,我们能清楚地知道过去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包括精神状态和美学观点都能看到。我所收集的图片量非常大。开始做的时候还担心数量不够,后来发现,哇,原来那么多中国人很熟悉的图片都被修整过。他的工作是让这些我们非常熟悉的画面的真实面目浮出水面,至于研究“第二历史”的工作,将留给学者们去做。

上周刊:你认为你最好的作品是什么?

张大力:我认为最好的不是我的作品,而是我从来就没有上过一天班,从学校毕业后到现在我一直都是以一个独立艺术家的身份创作,生活,这样的独立性更能让我看清一些东西。

上周刊:这是第几次来重庆,对重庆的印象如何?

张大力:来过重庆三四次,我认为重庆是个很湿润的城市,这个湿润跟气候和城市气氛有关,重庆人很正义也很仗义,人在这里还是蛮舒适的。



温暖人心的真与标本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

张大力